



双语译林

英汉双语对照



英汉名篇名译

The Best

Engl inslations

朱明炬 谢少华 吴力伟 编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英汉名篇名译

朱明炬 谢少华 吴万伟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名篇名译: 英汉对照 / 朱明炬, 谢少华, 吴万
伟编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1

(双语译林)

ISBN 978-7-5447-1518-8

I. ①英… II. ①朱… ②谢… ③吴… III. ①英语 -
汉语 - 对照读物 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世界 ③英语 -
翻译 - 研究 IV. ① H319.4: I ②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4576 号

- 书 名 英汉名篇名译
编 者 朱明炬 谢少华 吴万伟
责任编辑 许冬平 於 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18-8
定 价 23.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前 言

编著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已经存了很久了。开始的设想是,约上几个人,花上几年时间,大量阅读各类英语文字及其汉译,将其中的佳译挑出来,结合翻译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美学、语言学等多种角度对译文作评价性赏析,指出其中的优秀与精彩,作为英语学习者阅读的材料,示翻译爱好者以门径,同时也为那些对翻译、语言学、英汉对比等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研究的素材。

但这,仅仅是设想而已。

作为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又正赶上我国高等教育跳跃式发展的时代,我们的教学工作都极其繁重,备课、上课之余,几乎没有什么闲暇。就这不多的自由时间,还要应付种种生活琐事,身心几至疲惫。所以想法虽然存了很久,却并没有什么动作,直到1998年年底,因为申报了一项英汉翻译研究的科研项目,我们才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资料收集工作。

正式的编著工作迟至1999年6月才得以开始。按照最初的计划,编著工作将分成三个阶段:佳译搜集、赏析文字写作和文字校核。然而,工作一开始我们便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既然这本书的名字叫‘英汉名篇名译’,而你们自己又标榜收录在该书里的都是佳译,那么什么样的译文才是佳译?”

这个问题实在难以给出一个人人信服的答案。从本质上说,这个问题是翻译标准问题的翻版,而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议在中国自严复“信、达、雅”开始轰轰烈烈、吵吵闹闹了一个多世纪也没有定论。不算“信、达、雅”,有一定影响的提法至少还有如下这些:“忠实、通顺、美”(林语堂)、“求其易解,存其丰姿”(鲁迅)、“神韵”(朱生豪)、“化境”(钱钟书)、“神似”(傅雷)、“忠实、通顺”(张培基等编《英汉翻译教程》)、“信、达、切”(刘重德)、“意美、音美、形美”(许渊冲)、“等效论”(金陵)、“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振坤)、“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场合性”(罗选民“话语层翻译标准”)、“最佳近似度”(黄天源)以及从外国引进的“等值论”等等。这些翻译标准或多或少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但是,

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能被翻译界所普遍接受,成为人人遵守的翻译准则和判定译作质量的尺度。

从表面看,既然翻译活动如此普遍,这种活动的直接产物又是以文字(或语音)形式直接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或听众的耳边),那么应该存在一种标准,依据它可以判定译者做得是好还是劣。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某种标准,这种标准规范着译者的行为,激励译者精益求精,为读者奉献最佳的译作。然而,这种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该如何表述,可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正如谁也不否认“美”的存在,大多数人的美学观都是相似的(在我们看来),但到底什么才是“美”,“美”的具体内容如何,没有多少人能说出所以然来。

我们相信,翻译标准的确立对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更加相信,翻译标准的确立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翻译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活动有其共同的特质,但具体到翻译实践,它又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一面。且不说笔译和口译的区别是如何之大,仅就笔译来说,由于原文文体的不同,就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商贸翻译等等之分。每一种翻译当然应该遵循不同的准则,判定这些译作的质量也应有不同的标准。妄图拿一种标准来框定所有的译文,毫无疑问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

虽然如此,翻译标准还是应该有的。至少,每位译者在翻译时心目中是有一定标准的,读者在阅读一篇译作时也总是在拿一定标准作判断的。比如“忠实”,绝大多数译者、读者都认为这是翻译应该遵循的起码准则,问题是,原文包含的“值”是如此丰富,译文到底应该忠实于哪方面的“值”呢?面面俱到,完全等值,只能是痴人说梦,那么在有得有失的情况下,译者该“扬”什么,该“弃”什么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翻译作为一项信息传播活动,牵涉到很多人,其中尤以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或译语听众)为重。作者将自己的所知、所感注入文字或声音,译者将其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译文读者(或译语听众)接受了它,可能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感受反馈给译者或原文作者,完成一个信息传播过程。翻译时,译者当然可以只遵循自己的翻译准则行事,但为了实现翻译目的,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不能不考虑译文读者(或译语听众)的反应,而读者(或听众)又是如此千差万别,他们对译文(或译语)的要求不可能一模一样。即使我们可以强行规定一个翻译标准,但具体到翻译实践时,会有多少译者遵守,实在不好说。

所以,翻译标准决不是几个词语、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个组织所能规定的。翻译标准的确立,必须“坚持辩证法”(孙致礼),充分考虑各方面的

因素,因时、因地、因人、因境(情境)灵活处置。笔译和口译的标准当然应该有所不同,即使同为笔译,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其标准也应有所区分,不能一概而论,科技翻译强调的是传达原文携带的信息,而文学翻译更多注重原文美感的传达。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翻译标准呢?也不尽然。就我们所见,大多数人关于翻译标准还是有一个共识,只是在某些细节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或者在表达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无论是“信、达、雅”、“信、达、切”,还是“神似”、“化境”或“等值论”,没有哪一家标准否认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只是在忠实于原文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这些问题上,各家标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并非很大的分歧。如果说原文文本的“值”是一定的话(解构主义者似乎就否定这一点),那么翻译的努力方向就应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文本包容的“值”。这便是我们对于翻译及翻译标准的理解,也正是我们在挑选译例时所遵循的准则。我们希望我们挑选的这些译例能代表翻译努力的方向,但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欣赏水平不高,我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检验。

毫无疑问,翻译标准并不是我们遇到的惟一问题。理想地说,编著这样一本书,编著人员最好能英汉对照选遍所有的汉语译作,只有这样,书中的译例才具有代表性。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自有英译汉以来,英文汉译的数量何止万千。据孙致礼教授统计,仅1949至1966年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英美文学译作就有460种(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英美文学译作不计)。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英汉译作,这个数字应该大得多;如果再算上台、港、澳等地以及其他国家用汉语翻译出版的英文著作,数量应该更可观;如果再将时间跨度向前推上一个一百年,向后推到现在,数字恐怕就大得惊人了。如此巨量的作品,即使穷毕生精力也阅读不尽,何况我们几位日常教学都非常紧张,只能在不多的业余时间从事这种工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全力,以使本书的内容丰富多彩。这一点,仅从书中收集的译例就可看出。这些译例中,有单句、段落,还有篇章,有散文、诗歌,更有小说。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全面接触多位译家的机会,我们还特意重点收集了部分译家的译品(主要是张谷若、吕叔湘、夏济安。他们三人所处时代相近,但翻译风格迥异:张谷若先生的文字要么华美异常,要么土得掉渣;吕叔湘先生的译文以通俗、质朴见长;至于夏济安先生的译作,则属清新、地道的美文了)。这样处理,也便于读者从宏观的层面更深刻地理解翻译及翻译风格的含义。

我们深知,一篇优秀的译品其优秀一定是多方面的,所以在写作赏析文字の時

候,我们并不力求面面俱到,我们总是试图抓住译品最突出的一点(或几点),从最能启发人的角度去分析、鉴赏。为了全书结构合理,各部分内容相辅相成,我们在处理某个具体译例的时候,还考虑到了该译例上下前后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所有赏析文字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够帮助读者较全面地掌握最常见的翻译技巧和最基本的翻译理论,加深他们对于英汉两种语言特质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为此,我们尽可能在每一段引文后注明出处,并在书后附上了主要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语言学研究告诉我们,语言的使用与语境紧密相关,一句话得体与否,通常只能由一定的语境来决定。一个英文句子决不止一种译法,“单句篇”里提供的只是其中一种较好的译法,它只适用于某一种语境,换一种语境这种译法是否合适,我们不敢保证。同理,“段落篇”与“章节篇”也只能提供段落与章节的一种译法,也许还有其他较好的译法,鉴于本书的性质,我们不可能一一收录。

本书编著伊始,我们便考虑到了如何组织书中的译例这个问题。我们曾设想过种种方案,但由于这些译例出处不一,风格多样,很难按照译例本身的“特质”来安排内容。最后迫不得已,我们只好按照译例的长短,粗粗地将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单句篇、段落篇和章节篇。这样组织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翻译活动的特殊性,原文的一个单句可能被拆译成了几个单句,原文的几个单句可以被合译成一个单句(事实上,这正是翻译技巧的一部分),照顾到了原文就照顾不了译文,照顾到了译文就照顾不了原文,更何况还有译例意义上独立的问题;段落和章节的区别也并不像它们字面上的差别那么大,如何决定一段文字是一个段落还是一个篇章呢?

不管如何,我们最后还是选择这种方式来组织书中的内容。极有可能,“单句篇”中的某个译例并不一定是单句,“段落篇”中的某个译例可以被算作篇章,而“章节篇”的某个译例只是一个“段落”。这些,毕竟不是很重要,因为它们无关本书编著的宏旨,也无碍读者阅读的需要。

本书所以能编成,首先要感谢译出了诸多精彩文字的译者。没有他们的优秀译作在前,编写这样一本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使用了一切通讯手段,联系上了一部分译者并获得了他们的授权(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有杨宪益先生、刘炳善教授、陈文伯教授、金衡山教授、郭平英女士、庄绎传教授、郑尔康先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有部分译者我们无法联系,获得他们的许可,我们只能在此表示谢意,并诚挚地向他们致歉。如果本书中有任何文字让他们失望,我们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选用的译例中有诸多人名、地名等的翻

译与当今的规范译法不一致,某些字词的用法也不符合当今的规范,但为了保留原来译文的特点,我们没有改动。

为了编著本书,我们曾查阅了大量的翻译理论、语言学、英汉对比、美学等研究资料。特别是《中国翻译》(包括改名前的《翻译通讯》)各期,给我们的帮助尤大。在此,我们谨向《中国翻译》的各位编辑与作者表示感谢。我们还要感谢的是耿殿磊、王法政两位先生,他们乐于助人,主动借出他们珍藏的书刊供我们阅读参考,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对我们最大的激励。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与译林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与译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素昧平生,然而在收到我们的投稿信后,译林出版社能在短短的两天内迅速回音,工作效率之高,为我们曾接触的出版社所未见。

已故著名学者、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说过,翻译历来是是非之地。这样一本评价译品的书更容易引起这样或那样的争论。我们热烈欢迎有关本书的一切讨论,并期待这类讨论将为中国翻译研究事业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更期待广大的英语学习者、翻译爱好者能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思考悟出翻译工作的“不二法门”。果能如此,心愿足矣!

编著者

2005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I
一、单句篇	I
二、段落篇	106
三、章节篇	252
The Song of the River (By <i>William Somerset Maugham</i>)	253
河之歌(陈文伯 译)	
Of Studies (By <i>Francis Bacon</i>)	257
谈读书(王佐良 译)	
How to Grow Old (By <i>Bertrand Russell</i>)	261
怎样才能活到老(庄绎传 译)	
Samuel Johnson to Lord Chesterfield (By <i>Samuel Johnson</i>)	270
约翰逊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黄继忠 译)	
Pygmalion (Excerpt) (By <i>George Bernard Shaw</i>)	277
卖花女(节选)(杨宪益 译)	
Vanity Fair (Excerpt 1) (By <i>William Thackeray</i>)	283
名利场(节选一)(杨必 译)	
A Watering Place (By <i>William Cobbett</i>)	290
温泉胜地(王佐良 译)	
Stray Birds (Excerpts) (By <i>Rabindranath Tagore</i>)	296
飞鸟集(节选)(郑振铎 译)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Excerpt) (By <i>Henry Fielding</i>)	302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节选)(萧乾、李从弼 译)	
Spring (Excerpt) (By <i>James J. Kilpatrick</i>)	308
春(节选)(宋德利 译)	
Night (By <i>Max Weber</i>)	311
夜(郭沫若 译)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Excerpt) (By <i>Thomas Hardy</i>)	314
德伯家的苔丝(节选)(张谷若 译)	
The Pleasures of Ignorance (By <i>Robert Lynd</i>)	319
无知常乐(刘炳善 译)	
When the Moon Follows Me (By <i>Mary E. Potter</i>)	329
月儿随我同行(方杰 译)	
Vanity Fair (Excerpt 2) (By <i>William Thackeray</i>)	334
名利场(节选二)(杨必 译)	
Hamlet (Excerpt) (By <i>William Shakespeare</i>)	338
哈姆雷特(节选)(卞之琳 译)	
National Prejudices (By <i>Oliver Goldsmith</i>)	346
民族偏见(金衡山 译)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Excerpt) (By <i>Oscar Wilde</i>)	355
夜莺与蔷薇(节选)(巴金 译)	
On the Cries of London (By <i>Joseph Addison</i>)	361
伦敦的叫卖声(刘炳善 译)	
The Rubáiyát (Excerpt) (By <i>Edward J. Fitzgerald</i>)	373
鲁拜集(节选)(郭沫若 译)	
主要参考书目	381

单句篇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

原文 It is an ill wind that blows nobody good.

译文 世事皆利弊并存。

赏析 原句结构比较特殊 (“It is ... that ...”), 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对谁都没有好处的风才是坏风”, 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风对人都是有好处、有坏处, 再引申一步就成了上面的译句。林佩汀在《中英对译技巧》一书中 (第68页) 还给了几个相同结构的英文句子, 并附了译文, 摘录如下, 供读者细心琢磨: (1) It is a wise man that never makes mistakes.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2) It is a bad action that success cannot justify. (胜者为王) 3. It is a good horse that never stumbles. (马有失蹄)。翻译的前提是理解。有人指出, 市面上见到的翻译作品, 有好些都带有因理解不正确而产生的低级错误, “信”都谈不上, 还妄谈什么“达”和“雅”! 初学翻译的朋友, 在理解原文上当不遗余力。

原文 Their language was almost unrestrained by any motive of prudence.

译文 他们几乎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全然不考虑什么谨慎不谨慎。

赏析 如果硬译, 译文势必成了“他们的言论几乎不受任何深思熟虑的动机的约束”。译者本其义, 化其滞, 将原句一拆为二, 充分运用相关翻译技巧, 译文忠实、通顺。

原文 Get a livelihood, and then practise virtue.

译文 先谋生而后修身。(钱钟书译)

赏析 原句是祈使句, 译句也传达出了训导的意味。用“谋生”来译“Get a livelihood”, 用“修身”来译“practise virtue”, 可谓精当。巧的是, 原句七个词, 译句是七个汉字。

原文 I enjoy the clean voluptuousness of the warm breeze on my skin and the cool support of water.

译文 我喜爱那洁净的暖风吹拂在我的皮肤上使我陶然欲醉, 也喜爱那清亮的流水把我的身体托浮在水面。(章振邦译)

赏析 “voluptuousness”不会“clean”, 是“breeze”“clean”, “support”不会“cool”, 是“water”“cool”, 这种“甲乙两项相关联, 就把原属于形容甲的修饰语移属于乙”的修辞手法叫“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 (《英语修辞赏析》, 第145页)。在翻译带有移就修辞手法的英语句子时, 有时需要按照汉语习惯将属于甲的修饰语还给甲, 章振邦先生在这个译例里

就做了这种处理。除此之外，译者还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将原句拆译为两个排比句，加强了译句的表现力。译句的选词也极考究，整个译句读来音韵流动，口齿生香。

原文 I'm not the first man who has made mistakes.

译文 自来出错的人多了，我又不是头一个。(黄邦杰:《译艺谭》)

赏析 译成“我又不是第一个出错的人!”也很忠实、通顺，只是平淡了一点。译成如上的汉语句子，说话人“死不悔改”的态度就活灵活现了。翻译时不应仅仅满足于达意，还要追求传神。

原文 The clear heaven overhead was emptied of all its gold. Dusk spread over it, abruptly darkening the Seven Hills.

译文 天宇澄清，余晖尽敛，夜幕降临，罗马七丘顿时昏暗。(翁显良译)

赏析 读这样的译文，是否让您想到了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的赋?一般说来，过多地美化译文很容易歪曲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此处译文却同原文在意义和精神上丝丝相扣，这就是见译者功力的地方了。

原文 There are books and books.

译文 书有种种，好坏不一。

赏析 一个看似简单的英文句子，要正确理解却需一番想像力和推理。理解正确了，还有表达的好坏，比如译成“(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书”，就没有“书有种种，好坏不一”来得整齐上口。

原文 These alternations of mood were the despair and joy of Ethan Frome. (Edith Wharton: *Ethan Frome*)

译文 她这样一会儿一种情绪，叫伊坦时而灰心，时而高兴。(吕叔湘译)

赏析 将“alternations of mood”掰开译为“一会儿一种情绪”，后面跟上叫伊坦时而如何、时而如何，自然、流畅。对比原文和译文，自能体会译者翻译手段的高超。

原文 Paula didn't need any lessons when it comes to office politics.

译文 说到办公室里明争暗斗那一套，葆拉可算是无师自通。

赏析 坊间可见的翻译教程在论及词的翻译时，大多谈到了词义的引申，学习翻译的朋友对这一技巧也烂熟于心，但如何引申，却是个大学问。“office politics”引申译为“办公室里明争暗斗”，不能不让人佩服:没有对“office politics”词义的深刻理解，是断然不敢这么大胆的;“didn't need any

lessons”译为“可算是无师自通”，也颇值得称道；再加上句子结构的适当调整，佳译便诞生了。

原文 ... while his father and mother had written a rather sad letter, deploring his precipitancy in rushing into marriage, but making the best of the matter by saying that, though a dairywoman was the last daughter-in-law they could have expected, their son had arrived at an age at which he might be supposed to be the best judge.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译文 父母倒是有信，不过信上写的，未免叫人听着不受用，只埋怨他，说他不该这样急不能待地就结婚；但是事情既是没法儿更改了，他们又说，虽然万没想到，会娶一个挤牛奶的女孩子做儿媳妇儿，但是儿子已经大了，也许自己明白是非好歹了，当爹妈的也就用不着跟着瞎操心，用此自遣。（张谷若译）

赏析 “万没想到”、“没法儿”、“明白是非好歹了”、“用不着跟着瞎操心”等，都是明白如话的语言，也许同原文比较正式的文体不是很吻合，但考虑到父母给子女的信所用的就应是谈家常的语言，译文反而较原文更合情理。原文中原文所用的也都是这种明白如话的语言（可参见张谷若译）。

译文 踏上村中草地，看到一张石椅，听说是匈奴王阿提拉的宝座，就要照相；一个个登上大位，你给我照，我给你照。（翁显良译）

赏析 名词在英语中占优势，英语句子倾向于多用名词和介词。现代汉语中动词占优势，一个句子不限于只用一个动词，可以连续使用几个动词，即所谓的动词连用，这是现代汉语句法的显著特征之一。请看这里的原文和译文，原文里只使用了两个动词（过去分词“said”这里不计），而译文中却有六七个动词之多，前面几个动宾结构连用，中间不用任何连接词，纯靠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而产生语义上的关联，读来顺畅、自然。“一个个登上大位，你给我照，我给你照”，颇能描情绘景：追名逐利，是人的天性，争不到名利，能跟有名望的人沾点边，也好像成了一大快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文信息焦点在“photograph each other”，如将原文后半部译为“互相在据说是匈奴王阿提拉的宝座的石椅上照相”，未免有头重脚轻之嫌，用“一个个登上大位，你给我照，我给你照”稍稍展开一下，既弥补了这种缺陷，又使叙述更加生动、形象。

原文 Zorro: You'll kill no more, Colonel, no more.

译文 佐罗：你恶贯满盈了，上校。（电影《佐罗》）

赏析 如果让蹩脚的译者来译这一句，恐怕只会在“再也没机会杀人了”这个意思上打转转，跳出这个圈子，想像自己就是仗剑走天下，为百姓除暴安良的侠客佐罗，细心去感受佐罗彼时彼地的心情，“恶贯满盈”便会脱口而出了。演员演戏要投入到角色中去，翻译电影对白，同样需要投入到角色中去。

原文 Is it necessary to shout?

译文 说话就说话，非得叫唤不可吗？（吕叔湘译）

赏析 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英文句子，一到吕叔湘先生手里，他总能译出特色。“Is it necessary to shout”句子本很简单，换作另一个人来译，八九不离十是类似这样的一句：“有必要大喊大叫吗”或者更通俗一点“干吗吵吵嚷嚷的”也可以说是“信、达、切”了，而吕先生却并不甘心，为了译出说话人含蓄、委婉的口气，他将原句译成“非得叫唤不可吗”并在前面加上“说话就说话”这么一句，将说话人不愿或不敢张扬事态，想好言好语同听话人交流的心理曲曲折折地传达了出來。

原文 This film is a dramatic treatment of a threatened stoppage in a factory.

译文 本片用戏剧手法，表现一家工厂面临罢工威胁的情况。

赏析 汉语句子多较短，结构较松散，所以英译汉时常要进行拆句处理，即将原文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个单词或短语，拆译成一个小句来表达。此处译者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将“dramatic treatment”这一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短语抽出来，独立成句，较好地避免了硬译（“影片是对一家工厂的一场受到威胁的罢工的戏剧的处理”）的出现，收到了文从字顺的好效果。还有一个使用拆译技巧的好例子，也抄录在这里，供读者朋友学习：His fury was exaggerated. 他大发雷霆，未免小题大做。

原文 You might drop the “sir” in private.

译文 在私下里，你就不要“阁下、阁下”的啦。

赏析 回想一下，日常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们不就是用这样的汉语说话的吗？

原文 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

译文 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思想，而皮特则从来不愁找不出最恰当的那个词来。

赏析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在理解时，译者必须注意分析原文的每一细节，即使小如冠词者也不可轻视。“a word”译为“一个词”，“the word”译成“最恰当的那个词”，都是正确理解的结果。如果对这个译文不满意，马红军在《翻译批评散论》一书中还提供了一些译法，可资比较：（1）我总能找到一个词，而皮特总能找到那个绝妙好词。（2）我总能找到一个觉得妙的词，而皮特总能找到那个绝妙的好词。（3）我总能找到一个意思相当的词，而皮特总能找到那个意思恰当的词。（4）我和皮特都能出口成章，但我用的词大都不可言妙，而他用的总是妙不可言。（5）我总是滔滔不绝，而皮特却是字字千金。

原文 “Sitting still at home is the heavenly way; the going out is the way of the world.”
(by Abu Musa, taken from Henry David Thoreau’s “A Winter Walk”)

译文 “在家安居者天之道也，出外奔波者人之道也。”（夏济安译）

赏析 原句出现在亨利·大卫·梭罗的“冬日漫步”一文中，是出自更古的阿部·穆萨（Abu Musa）之口，用古色古香的语言将句子译出来，体现了阿部·穆萨和亨利·大卫·梭罗不同时代的语言特点。原句是个颇具警策意味的句子，译句采用了排偶结构，排偶结构同文言语素结合在

一起，警策意味就出来了。

原文 He sought the distraction of distance.

译文 他想远走高飞，免得心烦。

赏析 “sought...distance”引申为“想远走高飞”，将“distraction”抽出来，正说反译，这样一处理，译文便自然、流畅了。

原文 All around was open loneliness and black solitude, over which a stiff breeze blew.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译文 周围一切，只是一片空旷的荒寒，一团漆黑的僻静，一股劲风，在上面吹动。(张谷若译)

赏析 “一片”、“一团”、“一股”，量词的准确使用增强了译文的表現力。

原文 She denied it, denied everything, bone and stone.

译文 她矢口否认，死不认账！（郭建中译）

赏析 原文中的“bone and stone”形象生动，但将其直译成“语气硬得象骨头和石头”，却不一定能为我国读者所接受，改译成“死不认账”，就自然、生动得多。翻译本来就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完全传达原文的意义、精神、意韵、形象实不可能，好的译者总是善于抓住原文的精髓，在译文中尽力将其传达出来，而将原文那些相对而言不甚重要的且又无法传达的割舍开去，借用一句哲学的术语，就是“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至于哪些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取决于翻译目的、翻译语境以及译者的理解能力。

原文 The reverberations of fighting between the forces of India and Pakistan are reaching us in increasing volume.

译文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部队的杀伐声一阵紧似一阵传到我们这里来。(黄邦杰：《译艺谭》)

赏析 黄邦杰先生说：“对一个译者来说，译一个词，不仅要正确地把词义译出，而且要把这词所具有的特色、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褒贬的态度和正反的说法，不温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体现。”（《译艺谭》，第53页）这实在是一个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的经验之谈。“The reverberations of fighting”译为“杀伐声”，“in increasing volume”译为“一阵紧似一阵”，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让人不能不佩服。

原文 The ignorant old woman who ruled for the entire la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